

笨花是一种棉花,是一个村庄,也是将军向喜的故乡。向喜本是庄稼汉子,走出笨花村参军后,多年后又回归笨花村,然而时过境迁,此时的笨花村已成为历史风云变幻的漩涡中心,成为一个时代的奇点。铁凝的长篇小说《笨花》是一部好看的小说,曾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

《笨花》以笨花村为原点,以向喜发迹、向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为引子,刻画了以笨花村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人士百折不挠的英雄群像,展现了从明末清初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,向喜的家事连着国事,其个人命运、家族兴衰与国家存亡休戚与共,其故土情结、家国情怀与历史使命一脉相传。

自古兆州出英雄。向喜原是河北兆州笨花村的村民,靠卖豆腐脑、插制佛堂为生。光绪二十八年,袁世凯扩招新军,向喜应征入伍,后来一路官升至吴淞口要塞司令、中将、浙江全省警务处长,成为声威显赫的向中和向大人。作者深谙人性,身居要职的向喜也有诸多烦恼。向喜娶了三房太太,大太太同艾留守笨花村,侍奉公婆,养育长子向文成;二太太顺容长居保定,育有向文麒和向文麟二子;三太太施玉蝉是江湖艺人,生下女儿取灯后,执意浪迹天涯。向喜敬重同艾,迁就顺容,难舍施玉蝉。小说前半部是这个大家族的恩怨纠缠,夫与妻、父与子、正室与偏房、同父异母兄弟间的情感瓜葛和复杂心理刻画入微。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。1935年,日本人武力占领华北。日本人想聘请向喜出任维持会会长,几番威逼利诱下,向喜被迫离开保定,回到笨花村低调打理粪场。而向氏兄妹、子侄也相继走上抗日之路:向文麒和向文麟两兄弟去了西部革命根据地;取灯活跃在敌人后方;向文成在家里开办夜校,教村民认字,宣传抗日方针;向文成的大儿子向武备奔赴延安,成为太岳区一个县政府的领导人;向文成的小儿子向有备,是向家年龄最小的一个,14岁加入分区后方医院,最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。

小说的人物众多,性格各异,他们在抗日救国背景下的行为也千差万别。向喜的弟弟向桂,原本勤孝道、善经营,是当地有名的大掌柜,却因为和日本人合作卖植物油灯,一步错,步步错。“瞎话叔”的瞎话张口就来,但面对日本鬼子时,“瞎话叔”却有胆有识,最终为保护乡亲英勇牺牲。此外,还有风流寡妇“大花瓣”和她的女儿“小袄子”,“大花瓣”教训“小袄子”不能傍汉奸得罪乡亲。“小袄子”却由着性子,一边靠着汉奸金贵,一边摇摆着抗日,她既帮助八路军突过围,又为日本人报过信,最后出卖了取灯,致使取灯牺牲。

小说主旨是反战,爱好和平。瑞典牧师山牧仁同情中国民众,他与日本人巧妙斡旋,帮助向文成从天津运送药品到笨花村,解决了后方医院的燃眉之急。日本士兵松山槐多是学美术的学生,才18岁,受伤后在笨花医院得到治疗,只盼战争早点结束,能早点回到美术学校,却在劝降日本兵时,被自己的同胞乱枪打死。

笨花村只是一个隶属于河北正定县的远僻乡村,却汇聚了时代和社会的冲突。现代与传统、西式与中式、洋学与夜校,都出现在这里,从而加剧了小说的矛盾冲突,针尖对麦芒,精彩万状。在向文成的家里,德国挂钟和漆布沙发是稀罕物。素经常到向文成药房帮忙,她人小,最喜欢把自己抛在沙发里,故意颤颤着玩,她猜那漆布下边是絮花,或是灌着气。向文成告诉她都不是,是一种叫弹簧的东西,向文成还告诉素:“弹簧不仅可以做沙发,还能做床,汉口就有弹簧床。”

向文成见多识广,他去过保定,到过汉口,坐过火车,见过汽船,喜欢看《申报》,既知天文地理、化学试剂,又懂中药品材,是远近闻名的医生和博学家。向文成不爱穿英国洋行里的三接头压花皮鞋,常穿的是秀芝做的纳帮布鞋和布袜子。他一边开着药房行医治病,一边经营着县城的春雷书店,因售卖《复活》《爱玛》《简·爱》《少年漂泊者》等新书引起了当局的注意。后来,向文成又与甘子明一起兴洋学、办夜校,使笨花村成为抗日战争的稳定大后方,而笨花村也成为历史风云变幻的奇点。

作家铁凝是河北保定人。她将王士珍招兵、孙传芳领军等地方史实与向喜家族的抗日故事相结合,将笨花人晒花拾花的传统、进门摔打衣服的民俗,以及活犄角的传说、把“火柴”叫“取灯”的鲜活方言融于一体,写出了一个冀中平原小乡村有血有肉的百年记忆,描绘出一部饱含冀中平原浓郁风土人情的历史长卷,令人回味悠长,不忍释卷。

小说的结尾同样意味深长。一直以来,向有备热衷于艺术,梦想是去美院研习画画。抗战终于胜利了,当山牧仁来信说要资助他去北京学习美术时,他想到的却是要马上赶回医院,“医院来了一车布,都要做成绷带,做完还得上锅蒸”……当有备走出笨花村,月色下的笨花让他又想起了画画,想起了槐多:“他想,等他做完绷带再回笨花村时,他要从这个角度画一张笨花村。”

作者简介:乔欢,中国小说学会会员,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资深书评人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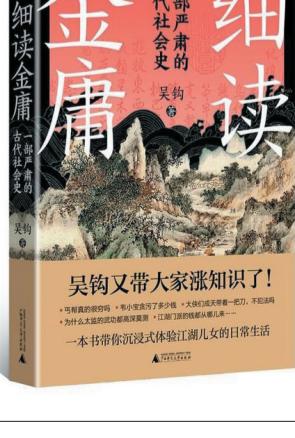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
文化青岛



《笨花》:历史风云变幻的奇点 ——读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有感

◎乔欢

◎陆安



近年来,主张“重新发现宋朝”“重新阐释传统”的吴钩,提笔上阵,连续出击,把个大宋王朝演绎得淋漓尽致,把个宋史研究界激荡得风生水起,引来无数“宋粉”击掌赞叹、喝彩不已。他的《风雅宋:看得见的大宋文明》《知宋: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》《宋:现代的拂晓时辰》等作品火爆一时,在纸质书阅读走势日渐疲软的当下,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,甚至是一个奇迹。2004年6月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其新作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,犹如石击静水,再次激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阅读者的共鸣。经历过武侠作品鼎盛时代的读者,透过这本书可以找到青春岁月中的阅读印痕与成长轨迹。武侠作品,曾经承载着无数中国人遥远而美妙的梦,这个梦历久弥新,至今不衰。

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,无疑是一本很好玩儿的书。书名中的“严肃”,一下子就把我给逗乐了。“古代社会史”,打眼一看,就是很严肃、很正经、很传统甚至很陈旧的话题,在这之前非要叠床架屋前缀上“严肃”,而不是别的能让人放松一点儿的词汇,分明是给自己贴上一个倾向于历史科学而非历史戏说的招牌,其用心昭然若揭。“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”,板起面孔,对着金庸精心构筑的武侠世界排兵布阵,试图一举攻破这座貌似固若金汤的武侠堡垒,一举颠覆金庸作品中有关历史的一些似是而非甚至大谬不然的说辞,稀释武侠世界对历史世界的干扰力。从科普的角度来审视,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显而易见。

金庸其实挺伟大。在那个渐行渐远的读物匮乏、求知若渴的时代,用自己一本本跌宕起伏、险象环生、充满悬念、余韵缭绕的武侠小说,满足了众多拥趸和粉丝的阅读需求,无形中也填补了彼时社会一个阅读和求知的空白。他的伟大绝非凭空产生的,他的武侠世界更非空中楼阁,而是有着一个独门秘籍——“历史学养”打底。不能不感佩,他扎实而雄厚的史学功底,铸就了他的武侠世界的基础,赋予了他的武侠世界以更强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品格。不过,毕竟是天马行空、放飞想象的文学创作而非言之有据、一板一眼的历史书写,金庸武侠小说中所涉及的现象、事实、器物、人物、风俗等等,并非无懈可击。这就为吴钩的出手,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与缝隙。吴钩所做的,不啻啄木鸟的使命。

金庸武侠世界,博大精深、包罗万象,由15部小说构成,蔚为大观,层峦叠嶂。吴钩对其解读,见招拆招、有的放矢,由44篇文章构成,条分缕析,图文并茂。

对金庸作品进行学理性、科学性的剖析与诠释,是吴钩这本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的立意之所在。这显然是一种创新的尝试。金庸的武侠世界,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。然而,相当多的读者随大流、图快感,停留在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的低浅层次之上,难以突破自我认知的天花板,这是武侠小说阅读动辄会步入的误区。即使后来拥趸和粉丝聚集,形成了“金学”一时红火热闹的“网景”,甚至还一度营造出“金庸学不解之谜”的小高潮,但最终还是难以排遣和逾越言不及义、虚惊一场的寂寞。吴钩的出场,改变了这一不温不火的格局,势必对金庸作品的深度阅读推波助澜,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涵盖七大主题,从日常生活到社会制度,从美食品到武器武功,以独特的视角深入金庸的武侠世界,为我们揭开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层面纱。

历史从来都是富有温度的,只不过有的书写者辜负了历史的好素材、好角度,使其变得机械枯燥、乏善可陈、味同嚼蜡而已。吴钩这本书,好就好在会抓直抵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亮点、痛点、堵点和焦点,以简洁生动的文笔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。金庸武侠世界中很多以往不被人关注、容易一带而过的细节,由此得以浮出水面、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、尽情诠释。

譬如,江湖女侠缠足吗?乔峰喝的是低度酒还是高度酒?曲灵风能不能吃到花生米?外来的作物为什么会有“胡”和“番”的区别?张翠山在冰火岛住了那么多年,为什么没得坏血病?宋朝的江湖好汉不吃猪肉吗?独臂的杨过单身十几年,他是怎么剪指甲的?练就“九阴白骨爪”、指甲暴长的梅超风,如厕后如何清洁?行走江湖的人怎么洗澡?大侠们每天会刷牙吗?郭靖、黄蓉家里有没有棉被?有没有大侠戴眼镜?郭靖应该怎么向黄药师提亲?韦小宝是不是犯了“重婚罪”?宋朝娘子可不可以“休夫”?镖局是个什么组织?太监会不会武艺高强?剑客和刀客背后的文化寄托究竟是什么?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吴钩堪称有心人。他能广泛涉猎,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吸纳进通俗性、普及性的历史书写之中,从而为这种书写赋能,赋予了经得起考量与检视的能量。《细读金庸: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》之所以能超凡脱俗、脱颖而出,大概就源于此。

作者简介:陆安,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